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五十九回 乾兒子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

我聽那同棧寓客的話，心中也十分疑慮，萬一明日日出事來，豈不是一番擾亂。早知如此，何不在香港多住兩天呢；此刻如果再回香港去，又未免太強惶了。一個人回到房裡，悶悶不樂。到了傍晚時候，忽聽得房外有搬運東西的聲音，這本來是客棧裡的常事，也不在意。忽又聽得一個人道：「你也走麼？」一個應道：「暫時避一避再說。好在香港一夜就到了，打聽著沒事再來。」我聽了，知道居然有人走避的了。便到帳房裡去打聽聽，還有甚麼消息。吉人一見了我，就道：「你走麼？要走就要快點下船了，再遲一刻，只怕船上站也沒處站了。」我道：「何以擠到如此？」吉人道：「而且今天還特為多開一艘船呢。孖艚艇（廣東小快船）碼頭的孖艚艇都叫空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又到哪裡去的？」吉人道：「這都是到四鄉去的了。」我道：「要走，就要到香港、澳門去。這件事要是鬧大了，只怕四鄉也不見得安靖。若是一哄而散的，這裡離萬壽宮很遠，又有一城之隔，只怕還不要緊。而且我撒開的事情在外面，走了也不是事。我這回來，本打算料理一料理，就要到上海去的了，所以我打算不走了。」吉人點頭無語。

我又到門口閒望一回，只見團練勇巡的更緊了。忽然一個人，扛著一扇牌，牌上貼了一張四言有韻告示，手裡敲著鑼，嘴裡喊道：「走路各人聽啊！今天早點回家。縣大老爺出了告示，今天斷黑關關，沒有公事，不准私開的啊！」這個人想是個地保了。看了一會，仍舊回房。雖說是定了主意不走，然而總不免有點耽心。幸喜我所辦的事，都在城外的，還可以稍為寬慰。又想到明日既然在督署行禮，或者那強徒得了信息，罷了手不放那炸藥，也未可知。既而又想到，他既然預備了，怎肯白白放過，雖然眾官不在那裡，他也可以借此起事。終夜耽著這個心，竟夜不曾合眼。聽著街上打過五更，一會兒天窗上透出白色來，天色已經黎明了。便起來走到露臺上，一來乘涼，二來聽聽聲息。過了一會，太陽出來了，卻還絕無消息。這一天大家都是驚疑不定，草木皆兵。迨及到了晚上，仍然毫無動靜。一連過了三天，竟是沒有這件事，那巡查的就慢慢疏了；再過兩天，督撫衙門的防守兵也撤退了，算是解嚴了。這兩天我的事也料理妥貼，打算走了。

一天正在客廳閒坐，同棧的那客也走了來道：「無罪而戮民，則士可以徙，我們可以走了。」我問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他道：「今天殺了二十多人，你還不知道麼？」我驚道：「是甚麼案子？」他道：「就是為的前兩天的謠言了。也不知在哪裡抓住了這些人，沒有一點證據，就這麼殺了。有人上了條陳，叫他們僱人把萬壽宮的地挖開，查看那隧道通到哪裡，這案便可以有了頭緒了。你想這不是極容易、極應該的麼？他們卻又一定不肯這麼辦。你想照這樣情形看去，這挖成隧道，謀為不軌的話，豈不是他們以意為之，擬議之詞麼。此刻他們還自詡為弭巨患於無形呢。」說罷，喟然長歎。我和他談論了一回，便各自走開。

恰好何理之走來，我問：「可是廣利到了？」理之道：「不是。我回鄉下去了一個多月，這回要附富順到上海。」我問：「富順幾時走？」理之道：「到了好幾天了，說是今天走，大約還要明天，此刻還上貨呢。」我道：「既如此，代我寫一張船票罷。」理之道：「怎麼便回去了？幾時再來？」我道：「這個一年半載說不定的，走動了，總要常來。」理之便去預備船票，定了地方。到了明天，發行行李下船。下午時展輪出口。到了香港，便下錨停泊。這一停泊，總要耽擱一天多才啟輪，我便上岸去走一趟，買點零碎東西。

廣東用的銀元，是每經一個人的手，便打上一個硬印的。硬印打多了，便成了一塊爛板，甚至碎成數片，除了廣東、福建，沒處行用的。此時我要回上海，這些爛板銀，早在廣州貼水換了光板銀元。此時在香港買東西，講好了價錢，便取出一元光板銀元給他。那店伙拿在手裡，看了又看，攢了又攢，說道：「換一元罷。」我換給他一元，他仍然要看個不了，攢個不了，又對我看看。我倒不懂起來，難道我貼了水換來的，倒是銅銀。便把小皮夾裡十幾元一起拿出來道：「你揀一元罷。」那店伙又看看我，倒不另揀，就那麼收了。再到一家買東西，亦復如此。買完了，又走了幾處有往來的人家，方才回船上去。

停泊了一夜，次日便開行。在船上沒事，便和理之談天，談起我昨天買東西，那店伙看銀元的光景。理之笑道：「光板和爛板比較，要伸三分多銀子的水；你用出去，不和他討補水，他那得不疑心你用銅銀呢。」我聽了方才恍然大悟。然而那些香港人，也未免太不張眼睛了。我連年和繼之辦事經營，雖說是躉來躉去，也是一般的做買賣，何嘗這樣小器來。於是和理之談談香港的風氣，我談起那鹹水妹嫁鄉下人的事。理之道：「這個是喜出意外的。我此次回家，住了一個多月，卻看見一件禍出意外的事。」我問：「甚麼禍出意外？」理之道：「我家裡隔壁一家人家，有兩間房子空著，便貼了一張『餘屋召租』的條子。不多幾天，來了一個老婆子，租來住了，起居動用，像是很寬裕的。然而只有一個人，用了一個僕婦。住了兩個月，便與那女房東相好起來。他自己說是在新加坡開甚麼行棧的，丈夫沒了，又沒有兒子，此刻回來，要在同族中過繼一個兒子。誰知回來一查，族中的子姪，竟沒有一個成器的，自己身後，正不知倚靠誰人。說著，便不勝悽惶，以後便常常說起。新加坡也常常有信來，有銀子匯來。來了信，他便央男房東念給他聽。以後更形相熟了。房東本有三個兒子，那第二個已經十七八歲了。那老婆子常常說他好：『我有了這麼個兒子就好了。』那女房東便說：『你歡喜他，何不收他做個乾兒子呢？』那老婆子不勝歡喜，便看了黃道吉日，拜乾娘。到了這天，他還慎重其事的，置酒慶賀。乾娘乾兒子，叫得十分親熱。他又說要替乾兒子娶親了，一切費用，他都一力擔任。那房東也樂得依他。於是就張羅起來，便有許多媒人來送庚帖說親。說定了，便忙著揀日子行聘迎娶，十分熱鬧。待媳婦也十分和氣。又替媳婦用了一個年輕梳頭老媽子。房東見他這等相待，便說是親生兒子，也不過這樣了。老婆子道：『我們沒有兒子的人，乾兒子就和親生的一般。我今年五十多歲，沒有幾年的人了，只要他將來肯當我親娘一般，送我的終，我的一份家當便傳授給他，也不去族中過繼甚麼兒子了。』女房東一想，他是個開行棧的人，家當至少也有幾萬，如何不樂從。便叫了兒子來，說知此事，兒子自然也樂得應允。老婆子更是歡喜，就在那裡天天望孫了。偏偏這媳婦娶了來差不多一年，還沒有喜信。老婆子就天天求神拜佛，請醫生調理身子。過了幾個月，依然沒有信息。老婆子急不能待，便要同乾兒子納妾。叫了媒婆來說知，看了幾家丫頭和貧家女兒。看對了，便娶了一個過來。一樣的和他用一個年輕梳頭老媽子。剛娶了沒有幾天，忽然新加坡來了一封電信，說有一單貨到期要出，恰好行裡所有存款，都支發了出去。放在外面的，一時又收不回來。銀行的一個存摺，被女東帶了回粵，務祈從速寄來云云。老婆子央房東翻出來，念了一遍，便道：『你看，我不在那裡，便一點主意都沒了。自己的款項雖然支發出去，又何妨在別處調動呢。我們幾十年的老行號，還怕沒人相信麼。』說著，悶悶不樂。又道：『這個存摺怎好便輕易寄去，倘或寄失了，那還了得麼。』商量了半天道：『不如我自己回去一趟罷。我還想帶了乾兒子同去。他此刻是小東家了，叫他去看看，也歷練點見識，出來經歷過一兩年，自己就好當事了。』房東一心以為兒子承受了這分大家當，有甚麼不肯之理。他見房東應允了，自是不勝歡喜。於是帶了一個乾兒子、兩房乾媳婦、兩個梳頭老媽子，一同到新加坡去了。這是去年的事。我這回到家裡去，那房東接了他兒子來信了。你曉得他在新加坡開的是甚麼行號？原來開的是娼寮。那老婆子便是鴇婦。一到了新加坡，他便翻轉了面皮，把乾兒子關在一間暗室裡面。把兩房乾媳婦和兩個梳頭老媽子，都改上名字，要他們當娼；倘若不從，他家裡有的是皮鞭烙鐵，便要請你嘗這個滋味。可憐這四個好人家女子，從此便跳落火坑了。那個乾兒子呢，被他幽禁了兩個月，便把他『賣豬仔（讀若崽）』到吉冷去了。賣了豬仔到那邊做工。那邊管得極為苛虐，一步都不能亂走的。這位先生能夠設法寄一封信回來，算是他天大的本領了。」

我道：「賣豬仔之說，我也常有得聽見，但不知是怎麼個情形。說的那麼苦，誰還去呢？」理之道：「賣豬仔其實並不是賣斷了，就是那招工館代外國人招的工，招去做工，不過訂定了幾年合同，合同滿了，就可以回來。外國人本來招去做工，也未必一定要怎麼苛待。後來偶然苛待了一兩次，我們中國政府也不過問。那沒有中國領事的地方，不要說了；就是設有中國領事的地方，中國人被人苛虐了，那領事就和不見不聞，與他絕不相干的一般。外國人從此知道中國人不護衛自己百姓的，便一天苛似一天起來了。」我道：「那苛虐的情形，是怎麼樣的呢？」理之道：「這個我也不仔細，大約各處的辦法不同。聽說南洋那邊有一個軟辦

法：他招工的時候，恐怕人家不去，把工錢定得極優。他卻在工場旁邊，設了許多妓館、賭館、酒館、煙館之類，無非是銷耗錢財的所在。做工的進了工場，合同未滿，本來不能出工場一步的，惟有這個地方，他准你到。若是一無嗜好的，就不必說了；倘使有了一門嗜好，任從你工錢怎麼優，也都被他賺了回去，依然兩手空空。他又肯借給你，等你十年八年的合同滿了，總要虧空他幾年工錢，脫身不得，只得又聯幾年合同下去。你想這個人這一輩子還可以望有回來的一天麼，還不和賣了給他一樣麼。因此廣東人起他一個名字，叫他賣豬仔。」說話之間，船上買辦打發人來招呼理之去有事，便各自走開。

一路無事。到了上海便登岸，搬行李到字號裡去。德泉接著道：「辛苦了！何以到此時才來？繼之半個月前，就說你要到了呢。」我道：「繼之到上海來過麼？」德泉道：「沒有來過，只怕也會來走一趟呢。有信在這裡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」說著，檢出一封信來道：「半個月前就寄來的，說是不必寄給你，你就要到上海的了。」我拆開一看，吃了一驚，原來繼之得了個撤任調省的處分，不知為了甚麼事，此時不知交卸了沒有。連忙打了個電報去問。直到次日午間，才接了個回電。一看電碼的末了一個字，不是繼之的名字。繼之向來通電給我，只押一個「吳」字，這吳字的碼，是0七0二，這是我看慣了，一望而知的；這回的碼，卻是個六六一五，因先翻出來一看，是個「述」字，知道是述農復的了。逐字翻好，是「繼昨已回省。述」六個字。

我得了這個電，便即晚動身，回到南京，與繼之相見。卻喜得家中人人康健。繼之又新生了一個兒子，不免去見老太太，先和乾娘道喜。老太太一見了我，便歡喜的了不得。忙叫奶娘抱撤兒出來見叔叔。我接過一看，小孩子生得血紅的臉兒，十分肥壯。因贊了兩句，交還奶娘道：「已經有了名兒了，乾娘叫他甚麼，我還沒有聽清楚。是幾時生的？大嫂身子可好？」老太太道：「他娘身子壞得很，繼之也為了他趕回來的。此刻交代還沒有算清，只留下文師爺在那邊。這小孩子還有三天就滿月了。他出世那一天，恰好掛出撤任的牌來，所以繼之給他個名字叫撤兒。」我道：「大哥雖然撤了任，卻還得常在乾娘跟前，又抱了孫子，還該喜歡才是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可不是麼。我也說繼之丟了一個印把子，得了個兒子，只好算秤鉤兒打釘……扯直罷了。」我笑道：「印把子甚麼希奇，交了出去，樂得清淨些，還是兒子好。」說罷，辭了出來，仍到書房和繼之說話，問起撤任緣由，未免著惱。繼之道：「這有甚麼可惱。得失之間，我看得極淡的。」於是把撤任情由，對我說了。

原來今年是大閱年期，這位制軍代天巡狩，到了揚州，江、甘兩縣自然照例辦差。揚州兩首縣，是著名的「甜江都、苦甘泉」。然而州縣官應酬上司，以及衙門裡的一切開銷，都有個老例，有一本老帳簿的。新任接印時，便由新帳房向舊帳房要了來，也有講交情要來的，也有出錢買來的。這回帥節到了揚州，述農查了老例，去開銷一切。誰知那戈什哈嫌錢少，退了回來。述農也不和繼之商量，在例外再加豐了點再送去。誰知他依然不受。述農只得和繼之商量。還沒有商量定，那戈什哈竟然親自到縣裡來，說非五百兩銀子不受。繼之惱了，便一文不送，由他去。那戈什哈見詐不著，並且連照例的都沒了。那位大帥向來是聽他們說話的，他倘去說繼之壞話，撤他的任倒也罷了，誰知後來打聽得那戈什哈並未說壞話。

正是：不必蜚言騰毀謗，敢將直道撥雷霆。那戈什哈不是說繼之壞話，不知說的是甚麼話，且待下回再記。